

第三節、悲喜劇(正劇)

正劇是戲劇的一種類型。在歐洲慣於把戲劇加以分類的歷史上，它是較晚出現的概念，它的出現反映了戲劇觀念的變化和進步。它的首創者是18世紀法國的啓蒙思想家和文藝家狄德羅，他對後來把戲劇分爲“悲劇”和“喜劇”的分法提出了不同意見。

狄德羅突破了古典主義給悲劇所限定的許多規範，當然也不是過份誇張的諷刺性喜劇，但也不是悲劇和喜劇的調和，而是遵循著「真實」和「自然」這兩大現實主義原則。之後，法國的博馬舍又進一步對這種戲劇的內容和形式作了理論的闡述，並定名為「嚴肅戲劇」，這就是後來稱之為“正劇”的由來。19世紀以後正劇成為戲劇創作最普遍的一種戲劇體裁，為各國戲劇家廣泛採用，在創作和演出的數量上也最多。¹

正劇常兼有悲劇和喜劇兩種因素，是二者的相互補充和滲透。黑格爾認為：正劇「力求達到悲劇和喜劇的和解，或至少是不讓這兩方完全對立起來，各自孤立，而是讓它們同時出現，形成一個具體的整體」。作為一種新的戲劇樣式，正劇也是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的一種反映。²

關於這點，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多是以這種形式出現，喜劇中有悲情，悲劇中有幽默，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嚴格規定的喜劇和悲劇。

西方布羅凱特對正劇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¹李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年12月 頁669

²李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年12月 頁515

通俗劇或稱為「悲喜劇」(Tragicomedy)，多半是由於一個反派人物的惡意詭計而來，因此，這個邪惡力量的化解或摧毀，就造成了圓滿的結局。通俗劇的角色通常是截然劃分為善惡兩類的……通常錯綜是由惡徒挑起，而好人則千方百計想逃出羅網，這樣一來，人物就無甚成長與變化可言了，這是通俗劇與悲劇不同之點，原因則在於人物的道德天性在劇本一開頭就已確定，而且貫徹全劇，始終不變。通俗劇中，無辜的主角，終於在最後一秒逃出死亡或毀滅的危險。……觀眾希望見到冤屈的無辜得以伸雪，而無惡不作的邪行受到懲罰，這種感情從為主角感覺的恐懼與憂慮到對他的邪惡敵手的憎恨都包括在內。結尾是雙重的，好人得救而受到報償，惡人現形而得到懲罰，因此，它在嚴肅的戲劇行動上與悲劇相似，而在歡樂的結尾上則與喜劇相近，它給予觀眾以嘉善懲惡的保證。³

元朝蒙古帝國入主中國，使中國傳統社會風氣發生劇烈變化，在這股新興氣象的背面隱藏著漢民族心靈呼聲所匯聚的一股強大無比的暗流，在異族的統治下，精神與物質都受到壓迫，在貪官暴吏和權豪勢要等多重迫害下人民簡直透不過氣來，面對著一片黑暗無助的世界，渴望援手，企求公理，而雜劇正是給久被壓抑的漢民族的一個發洩的機會，不僅忠實地反映著當時的各種社會的情態，也明白地揭示了內心的共同企盼的願望與理想，所以劇作家塑造了一些角色來維持法理公義，彰顯善惡報應。

在元代黑暗政治下，像包拯、錢可等清官都披上了歷史的外衣，在人民殷切的盼望下，紛紛登場，為民伸冤雪恨。在元雜劇裡，包拯完全成為傳奇人物，彷彿是民間的正直之神。

³ 胡耀恆譯 布羅凱特著 《通俗劇》或稱為「悲喜劇」(Tragicomedy) 台北市 志文出版社 頁 73

包公堅毅剛正的人格和執法如山的精神，正是獲得民間信仰與崇拜的重要原因，在異族統治下的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社會裡，老百姓遭遇到空前的苦難，含冤受屈，唯有借助包公的形象，表達了自己的願望，對未來也有了展望。這種信心和理想，有助於人們從那樣多難的年代堅持過來。⁴

王鞏甲申雜記載：

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則載：

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荊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包公在宋代不僅家喻戶曉，甚至名聞西羌。

在民間傳說，包公廣被老百姓崇拜、信仰，只因他是個知仁勇兼具的人，不僅明鏡高懸，也握有權力，能使老百姓免被貪官污吏欺壓的痛苦，使人民精神上得以解脫，因此在元劇作家的筆下，就把他塑造成為權豪勢要與貪官污吏的剋星。包公雖是奉了「勢劍金牌，先斬後奏」但是遇到《蝴蝶夢》中的葛彪，以及《陳州耀米》的劉衙內，這些元代異族統治中國之下的產物，仍難免捉襟見肘，包公雖立意和權豪勢要作對，囿於元代不合理的政治情形下，也無法按照常理執行獎善懲惡，唯有運用計謀，以智除暴。⁵

⁴耿湘沅 《元雜劇所反映之時代精神》 台北市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民國 76 年 7 月 頁 85

⁵耿湘沅 《元雜劇所反映之時代精神》 台北市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民國 76 年 7 月 頁 86

包公可以說是元代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唯一的希望和精神的寄託。

中國戲曲的成功之作，往往是展示農民烏托邦式的理想樂園，農民在黑暗的苦難的現實生活中幻想著“官清民自安”的清明政治，大批“清官戲”在這思想氛圍中應運而生，皇親國戚、權豪勢要、貪官污吏，在包拯、海瑞的朱筆下一命嗚呼。這些“清官”的威懾力駁，是農民對理想政治的憧憬，自身力量的寄託。⁶

在本文四大家作品研究中，僅一本《蝴蝶夢》是悲喜劇，在這一類悲喜劇中，當時社會大環境是悲劇的遠因，惡人是悲劇的近因，造成好人受苦是悲劇的結果，所幸最後惡人受報，好人出頭。試看以下的分析：

悲劇的遠因是元代的嚴刑峻法：

《蝴蝶夢》第二折：

（張千領祇候排衙科，喝云）在衙人馬平安！喏！（外扮包待制上，詩云）咚咚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台。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門那四望鄉老兒村人也。官拜龍圖閣待制學士，正授開封府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分付司房，有合簽押的文書，將來老夫簽押。（張千云）六房吏典，有甚麼合簽押的文書？（內應科）（張千云）可不早說！早是酸棗縣解到一起偷馬賊趙頑驢。（包待制云）與我拿過來！（祇候押犯人跪科）（包待制云）開了那行枷者！兀那小廝，你是趙頑驢，是你偷馬來？（犯人云）是小的偷馬來。（包待制云）張千，上了長枷，下在死囚牢裏去。（押下）（包待制云）老夫這一會兒困倦。張千，

⁶李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年12月 頁522

你與六房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老夫暫時歇息咱。(張千云)大小屬官，兩廊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大人歇息哩！(包做伏案睡做夢科，云)老夫公事操心，那裏睡的到眼裏？待老夫閒步遊玩咱。來到這開封府廳後一個小角門，我推開這門。我試看者，是一個好花園也。你看那百花爛漫，春景融和。兀那花叢裏一個撮角亭子，亭子上結下個蜘蛛羅網，花間飛將一個蝴蝶兒來，正打在網中。(詩云)包拯暗暗傷懷，蝴蝶曾打飛來。休道人無生死，草蟲也有非災。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飛將一個大蝴蝶來，救出這蝴蝶去了。呀，又飛了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中，那大蝴蝶必定來救他。……好奇怪也！那大蝴蝶兩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不救那小蝴蝶，揚長飛去了。聖人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不救，等我救。(做放科)(張千云)喏，午時了也。(包待制做醒科，詩云)草蟲之蝴蝶，一命在參差。撒然夢驚覺，張千報午時。張千，有甚麼應審的罪囚，將來我問。(張千云)兩房吏典，有甚麼合審的罪囚，押上勘問。(內應科)(張千云)喏，中牟縣解到一起犯人，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包待制云)小縣百姓，怎敢打死平人？解到也未？(張千云)解到了也。(包待制云)與我一步一棍，打上廳來。(解子押王大兄弟上，正旦隨上，唱)

一起偷馬的判決竟是死刑，突顯出元代的嚴刑峻法，連包待制這一類的清官也莫可奈何。

惡人葛彪是悲劇的近因：

《蝴蝶夢》第一折：

(亭老上，云)老漢來到這長街市上，替三個孩兒買些紙筆。走

的乏了，且坐一坐歇息咱。(淨扮葛彪上，詩云)有權有勢盡著使，見官見府沒廉恥。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閑耍去咱。(做撞李老科，云)這老子是甚麼人，敢沖著我馬頭？好打這老驢！(做打李老死科，下)(葛彪云)這老子詐死賴我，我也不怕；只當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隨你那裏告來。(下)(副末扮地方上，云)王大、王二、王三在家麼？(王大兄弟上，云)叫怎的？(地方云)我是地方，不知甚麼人打死你父親在長街上哩！(王大兄弟云)是真實？母親，禍事了也！(哭科，王三云)我那兒也，打死俺老子！母親快來！(正旦上，云)孩兒，為甚麼大驚小怪的？(王三云)不知是誰打死了俺父親也！(正旦云)呀，可是怎地來？(唱)

產生的善惡衝突：

《蝴蝶夢》第一折：

【金盞兒】苦孜孜，淚絲絲，這場災禍從天至，把俺橫拖倒拽怎推辭！一壁廂磔可哥停著老子，一壁廂眼睜睜送了孩兒。可知道"福無重受日，禍有並來時"。

【後庭花】再休想跳龍門、折桂枝，少不得為親爺遭橫死。從來個人命當還報，料應他天公不受私。(帶云)兒也，(唱)不由我不嗟咨，幾回家看視，現如今拿住爾，到公庭責口詞，下腦箍使拶子，這其間痛怎支？

好人受苦是悲喜劇必然出現的過程：

如《蝴蝶夢》第一折：

【混江龍】俺男兒負天何事？拿住那殺人賊，我乞個罪名兒。他又不曾身耽疾病，又無甚過犯公私。若是俺軟弱的男兒有些死活，索共那倚勢的喬才打會官司！我這裏急忙忙過六街、穿三市，行行裏撓腮搥耳、抹淚揉眵。

【油葫蘆】你覷那著傷處一塌青間紫，可早停著死屍。你可便從來憂念沒家私，昨朝怎曉今朝死，今日不知來日事。血模糊汗了一身，軟答刺冷了四肢，黃甘甘面色如金紙，幹叫了一炊時。

《蝴蝶夢》第一折王母丈夫李老兒被惡徒葛彪打死，描寫王母驚慌失措，遭受痛苦煎熬的情形。

《蝴蝶夢》第二折：

【南呂】【一枝花】解到這無人情御史台，元來是有官法開封府。把三個未發跡小秀士，生扭做吃勘問死囚徒。空教我意下躊躇，把不定心驚懼，赤緊的賊兒膽底虛。教我把罪犯私下招承，不比那小去處官司孔目。

【梁州第七】這開封府王條清正，不比那中牟縣官吏糊塗。撲咚咚階下升衙鼓，唬的我手忙腳亂，使不得膽大心粗；驚的我魂飛魄喪，走的我力盡筋舒。這公事不比尋俗，就中間擔負公徒。嗨、嗨、嗨，一壁廂老夫主在地停屍；更、更、更，赤緊地子母每坐牢系獄；呀、呀、呀，眼見的弟兄每受刃遭誅。早是怕怖，我向這屏牆邊側耳偷睛覷：誰曾見這官府？則今日當廳定禍福，誰實

誰虛？

【賀新郎】孩兒每萬千死罪犯公徒。那廝每情理難容，俺孩兒殺人可恕。俺窮滴滴寒賤為黎庶，告爺爺與孩兒每做主。這三個自小來便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禮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豈不聞"三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包待制云）不打不招。張千，與我加力打者！（正旦悲科，唱）

【隔尾】俺孩兒犯著徒流絞斬蕭何律，枉讀了恭儉溫良孔聖書。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來傷筋動骨，更疼似懸頭刺股。他每爺飯娘羹，何曾受這般苦！

【水仙子】則見他前推後擁廝揪捽，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睜睜有去路無回路，好教我百般的沒是處。這窩兒便死待如何？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指住在服。

《蝴蝶夢》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遙望著死囚牢，恰離了悲田院，誰敢道半步俄延！排門兒叫化都尋遍，討了些潑剩飯和雜面。

【滾繡球】俺孩兒本思量做狀元，坐琴堂、請俸錢。誰曾遭這般刑憲，又不曾犯"五刑之屬三千"。我不肯吃、不肯穿，燒地臥、炙地眠，誰曾受這般貧賤！正按著陳婆婆古語常言，他須"不求金玉重重貴，卻甚兒孫個個賢"，受煞熬煎。

【脫布衫】爭奈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左一右，把孩兒顧戀；一捋一把，兩淚漣漣。

【醉太平】數說起罪愆，委實的銜冤，我這裏煩煩惱惱怨青大，告哥哥可憐。他三個足丟沒亂眼腦剔抽禿刷轉，依柔乞煞手腳滴羞篤速戰；迷留沒亂救他叫破俺喉咽，氣的來前合後偃。

【笑和尚】我、我、我兩三步走向前，將、將、將把飯食從頭勸，我、我、我一匙匙都抄遍；你、你、你胡噎饑，你、你、你潤喉咽。（王三云）娘也，我也吃些兒。（正旦唱）石和尚好共歹一口口剛剛咽。（旦做傾飯料，云）大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見。二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見。（唱）

《蝴蝶夢》第四折：

【夜行船】慌急列教咱觀了面色，血模糊汗盡屍骸。我與你慌解下麻繩，急鬆開衣帶，您疾忙向前來扶策。

【掛玉鉤】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頰，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和哎，貪慌處將孩兒落了鞋，你便叫煞他、怎得他瞅睬？空教我悶轉加、愁無奈，只落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

【沽美酒】我將這老精神強打拍，小名兒叫的明白，你個孝順的石和安在哉？則被他拋殺您奶奶，教我空沒亂把地皮擱。

【太平令】空教我哭啼啼自敦自摔，百般的喚不回來。也是我多災多害，急煎煎不寧不耐。（云）石和孩兒呵！（王三上，應云）我在這裏！（正旦唱）教我左猜、右猜，不知是那裏應來？呀，莫不是山精水怪！

在《蝴蝶夢》二、三、四折中，可以看到一個護子心切，悲傷萬分的王母形象：如「爭奈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左一右，把孩兒顧戀；一掙一把，雨淚漣漣。「我、我、我兩三步走向前，將、將、將把飯食從頭勸，我、我、我一匙匙都抄遍；你、你、你胡噎饑，你、你、你潤喉咽。」、「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頰，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

另外也可看到王母淒慘的向天呼喊：如【梁州第七】「嗨、嗨、嗨，一壁廂老夫主在地停屍；更、更、更，赤緊地子母每坐牢系獄；呀、呀、

呀，眼見的弟兄每受刃遭誅。」、【賀新郎】「這三個自小來便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禮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豈不聞"三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隔尾】「俺孩兒犯著徒流絞斬蕭何律，枉讀了恭儉溫良孔聖書。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來傷筋動骨，更疼似懸頭刺股。他每爺飯娘羹，何曾受這般苦！」【水仙子】「則見他前推後擁廝揪摔，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睜睜有去路無回路，好教我百般的沒是處。這窩兒便死待如何？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指住在服。」、【掛玉鉤】「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頰，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和哎，貪慌處將孩兒落了鞋，你便叫煞他、怎得他瞅睬？空教我悶轉加、愁無奈，只落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太平令】「空教我哭啼啼自敦自摔，百般的喚不回來。也是我多災多害，急煎煎不寧不耐。」這些曲詞是極真摯生動的。

除了以上悲劇衝突的場合外，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免不了有插科打諢的段子，悲喜劇當然也不例外。如：

《蝴蝶夢》第二折：

(包待制云)我試看這來文咱。(做看科，云)中牟縣官好生糊塗！如何這文書上寫著"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這縣裏就無個排房吏典？這三個小廝必有名諱；便不呵，也有個小名兒。兀那婆子，你大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金和。(包待制云)第二的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鐵和。(包待制云)這第三個呢？(正旦云)叫做石和。(王三云)尚！(包待制云)甚麼尚？(王三云)石和尚。(包待制云)嗨，可知打死人哩！庶民人家，取這等剛硬名字！敢是金和打死人來？(正旦唱)

明明姓王，名字叫金和、鐵和、石和，卻故意加上個「尙」字，「和尙」一詞較爲人所知，在悲劇的場子中引人發噱。

【牧羊關】這個是金呵，有甚麼難熔鑄？（包待制云）敢是石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石呵，怎做的虛？（包待制云）敢是鐵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便是鐵呵，怎當那官法如爐？（包待制云）打這賴肉頑皮。（正旦唱）非幹是孩兒每賴肉頑皮，委的銜冤負屈。（包待制云）張千，便好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把那大的小廝，拿出去與他償命。（正旦唱）眼睜睜難搭救，簇擁著下階除。教我兩下裏難顧瞻，百般的沒是處。

不管是金、鐵、石，都抵不住那官法如爐，一遇高溫都消解融化了。比喻人是血肉之驅，那當得了酷刑伺候。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蘆提也！（包待制云）我著那大的兒子償命，兀那婆子說甚麼？（張千云）那婆子手扳定枷梢說：包待制爺爺葫蘆提。（包待制云）那婆子他道我葫蘆提？與我拿過來！（正旦跪料）（包待制云）著你大兒子償命，你怎生說我葫蘆提？（正旦云）老婆子怎敢說大人葫蘆提，則是我孩兒孝順，不爭殺壞了他，教誰人養活老身？（包待制云）既是他母親說大小廝孝順，又多鄰家保舉，這是老夫差了。留著大的養活他。張千，著第二的償命。（正旦唱）

把清官包待制說成是昏官「葫蘆提」，是一種揶揄他人的說法。

《蝴蝶夢》第三折：

（云）大哥，我去也，你有甚麼說話？（王大云）母親，家中有

一本《論語》，賣了替父親買些紙燒。(正旦云)二哥，你有甚麼話說？(王二云)母親，我有一本《孟子》，賣了替父親做些經懺。(王三哭云)我也沒的吩咐你，你把你的頭來，我抱一抱。(正旦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要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要歡喜哩！(張千入牢科，云)那個是大的？(王大云)小人是大的。(張千云)放水火！(王大做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這大的孝順，保領出去養活你，你見了這大的兒子，你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歡喜哩！(張千云)我著你大歡喜！(做入牢科，云)那個是第二的？(王二云)小人便是。(張千云)起來，放水火！(做放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再與你這第二的，能營運養活你。(正旦云)哥哥，那第三個孩兒呢？(張千云)把他盆吊死，替葛彪償命去。明日早牆底下來認屍。(正旦悲科，唱)

【尾煞】做爺的不曾燒一陌紙錢，做兒的又當了罪愆，爺和兒要見何時見？若要再相逢一面，則除是夢兒中咱子母團圓。(王大、王二隨下)(王三云)張千哥哥，我大哥、二哥都那裏去了？(張千云)老爺的言語，你大哥、二哥都饒了，著養活你母親去；只著你替葛彪償命。(王三云)饒了我兩個哥哥，著我償命去，把這兩面枷我都帶上。只是我明日怎麼樣死？(張千云)把你盆吊死，三十板高牆丟過去。(王三云)哥哥，你丟我時放仔細些，我肚子上有個癩子哩！(張千云)你性命也不保，還管你甚麼癩子！(王三唱)

在這折中，什麼論語、孟子聖賢之書，在人命關天的當頭全都不管用，抵不上銀子管用，是對時局一個強烈的諷刺。另外王三要求死狀，人都要死了，那還管得了什麼其它的毛病。都是極具笑果的。

惡人受報，好人得雪，是一般悲喜劇慣有的結局，也是觀眾所樂見，劇作家迎合觀眾，必須要寫的方式。

《蝴蝶夢》第四折：

(包待制沖上，云)你怎生又打死人？(正旦慌科)(包待制云)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馬的趙頑驢，替你償葛彪之命。你一家兒都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你本是龍袖嬌民，堪可為報國賢臣。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令，母親封賢德夫人。國家重義夫節婦，更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沾恩。(正旦同三兒拜謝科，云)萬歲，萬歲，萬萬歲！

(唱)

【水仙子】九重天飛下紙赦書來，您三下裏休將招狀責，一齊的望闕疾參拜。願的聖明君千萬載，更勝如枯樹花開。捱了些膿血債，受徹了牢獄災，今日個苦盡甘來。

【鴛鴦煞】不甫能黑漫漫填滿這沉冤海，昏騰騰打出了迷魂寨；願待制位列三公，日轉千階。暢道娘加做賢德夫人，兒加做中牟縣宰，赦得俺一家兒今後都安泰。且休提這恩德無涯，單則是子母團圓，大古裏彩！

在這類悲喜劇中，結局仍不免皆大歡喜的場子---惡人受報、好人得雪：

- 1、偷馬的趙頑驢，償葛彪之命。
- 2、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令。
- 3、母親封賢德夫人。

國家重義夫節婦，更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沾恩。

悲喜劇---也就是正劇常兼有悲劇和喜劇兩種因素，是二者的相互補充和滲透，力求達到悲劇和喜劇的和解，或至少是不讓這兩方完全對立起來，各自孤立，而是讓它們同時出現，形成一個具體的整體。關於這點，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多是以這種形式出現，喜劇中有悲情，悲劇中有幽默，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嚴格規定的喜劇和悲劇。

在這一類戲劇的結尾是雙重的，好人得救而受到報償，惡人現形而得到懲罰，因此，它在嚴肅的戲劇行動上與悲劇相似，而在歡樂的結尾上則與喜劇相近，它給予觀眾以嘉善懲惡的保證。元朝蒙古帝國入主中國，在異族的統治下，漢人精神與物質都受到壓迫，在貪官暴吏和權豪勢要等多重迫害下人民簡直透不過氣來，面對著一片黑暗無助的世界，渴望援手，企求公理，而雜劇正是給久被壓抑的漢民族的一個發洩的機會，不僅忠實地反映著當時的各種社會的情態，也明白地揭示了內心的共同企盼的願望與理想，所以劇作家塑造了一些角色來維持法理公義，彰顯善惡報應。

本劇《蝴蝶夢》是一本悲喜劇，在這一類悲喜劇中，當時社會大環境是悲劇的遠因，惡人是悲劇的近因，造成好人受苦是悲劇的結果，所幸最後惡人受報，好人出頭，這是一般悲喜劇慣有的結局，也是觀眾所樂見的方式。